

我们的江河

——致集团公司驻太湖县北中镇江河村扶贫工作队

□杨勤华	
从2014年秋天起 江河便成了一个让 我们铜陵有色人都熟悉的名字 我们的心和江河村连到一起 我们的情与江河村更加紧密 我们的牵挂从四面八方 纷纷飞向这里	这些纯天然、无公害 传统工艺制作的农特产品 散发出山村独有的淳朴芳香 为了增强展销会的底气 铜陵有色所属的各个二级单位都积 极赶来支援 当天便一举购空了所有茶叶和农特 产品
哦，这座深山里的小山村啦 我们，和你已经融为一体	创造了159万元的销售大单 全村沸腾了 扶贫工作队的同志眼睛湿润了 当年，江河村的村民第一次实现了 分红
我是铜陵有色的一名员工 我更是脱贫攻坚的一名勇士 我的热血和我的真诚 我的智慧和我的坚守 都化作了对这方土地 深深的爱恋	虽然钱不多，但谁都知道 这钱来之不易 这是在2018年初实现了“村出列， 户脱贫”后 又取得的一个必将载入江河村史册 的成绩
我们是铜陵有色的扶贫工作队 我们是与江河村乡亲血脉相连的好 兄弟	举着手中的分红 村民们的脸上满是笑靥 贫困了多少年 如今不仅摘掉了穷帽子 还每家每户坐享红利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指示 我们用行动展现国企的政治责任和 社会担当	我们的心与江河村村民们的心 贴得更近了 我们的情与江河村村民们的 感情更真挚了 我们的手同江河村村民们的 手握得更紧了 我们共同绘制了 “1246”建设美丽江河新家园蓝图 我们又向美好乡村开始迈进

没有豪言壮语 没有作秀粉饰 有的是踏踏实实 和诚心实意 一条从山下通往山上的道路建成了 山上的村民再也不用为出行而烦恼 一座将两条道路连接的水泥桥架起来了 村民们幸福地给它起了一个名字 叫“连心桥” 曾几何时 深山出好茶，好茶却难销 现如今，江河茶厂得到了改造 江河村的禅茶销到天涯海角 村民们种茶的积极性又高起来了 在那块被废弃的半山坡上 光伏发电一二期工程先后建起来了 它不但解决了江河村村民家庭用电 难的问题	富裕起来的村民 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 村民文化广场上 村民跳起了广场舞 通往山外的道路宽阔了 富裕的家庭 购进了私家车 到城里去市里 随时出发都可以 村容村貌在一天天的改变 村民们的精神面貌也在一天天的 变得更加自信和开放
而且还让不少村民得到了经济实惠 与光伏发电紧邻的山坡下面是 是“铜陵农业示范园” 它，是集体经济的希望 它倾注了我们扶贫工作队和村两委 许许多多的心血 为了让这片试验大棚 早日成为脱贫攻坚的骄傲 我们取真经、抓管理、跑市场 终于将希望变成了光芒 产业扶贫的路子我们走对了 村集体经济在一天天地壮大 村民们的日子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	过去是忙脱贫 如今咱奔小康 这是江河村广大村民们普遍的心声 和愿望
“扶贫的路上决不能丢下一个人”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提出的谆 谆教诲 我们始终铭记在心 用行动去践行 扶贫，也要不断的更新观念 探索新的接地气的方式 消费扶贫是我们率先摸索的新路子 2018年的春天，在这充满希望的季节 我们举办了首届江河村茶叶及农特 产品展销会 一个深山里的乡村举办农特产品展 销会	又是2019年的春天 第二届江河村茶叶及农特产品展销 会如约而至 这一回210万元成交量再破新纪录 就在2019年的秋天 江河村成为了太湖县首批“五强村” 之一

“扶贫的路上决不能丢下一个人”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提出的谆 谆教诲 我们始终铭记在心 用行动去践行 扶贫，也要不断的更新观念 探索新的接地气的方式 消费扶贫是我们率先摸索的新路子 2018年的春天，在这充满希望的季节 我们举办了首届江河村茶叶及农特 产品展销会 一个深山里的乡村举办农特产品展 销会	又是2019年的春天 第二届江河村茶叶及农特产品展销 会如约而至 这一回210万元成交量再破新纪录 就在2019年的秋天 江河村成为了太湖县首批“五强村” 之一
这在全省，甚至在全国可能也不多见 那一天，江河村比过年还要喜庆 家家户户的村民被动员来了 竹笋、木耳、蕨菜、黄花菜、葛根粉 菜籽油、土鸡蛋、腊肉、香肠豆腐乳 等等 都成了展销会上的佳品	又一座凝聚着希望的香菇种植基地 建成了 又一座现代化的茶厂投产了 又一座牲畜养殖基地已经在筹建了 哦！真的，我们为这片土地而自豪
	江河，一个令人激情澎湃的词语 江河村，一个已经点燃了美好希望 的名字 江河村，属于你，属于我， 属于我们共同的家园

想起母亲的“三句话”

□殷修武	
每到春节，我就想起母亲，想起我在 小时候她老人家说的三句话。这三句话 是我从书本里没有读到的。 第一句话是“人是铁，饭是钢，钱是 胆，胆不要太大”。意思是说钱不要太 多，钱多也不要忘掉自己是谁；第二句话 是“人的力气是用不完的”，意思是说一 个人无论做什么事不能偷懒，力气越用 越多；第三句话是“不能说过头话，要 硬话软说”，意思是在外做工作，与人打 交道，遇到问题不能急，不要说伤人的“ 硬话、过头话”。如今，我虽然年逾古稀， 但母亲的这三句话还经常浮现在我的脑 际。 我年少时不懂事，母亲带我上街，偶 见有一些讨饭人，看到他们脸上黑乎乎 的，我不禁暗自发笑。母亲察觉后一脸 严肃地教训我：“儿啊，人有贫富之分， 千万不能笑讨饭之人。”母亲没有讲什 么大道理，却令我警醒。从此以后，我 再也不敢嘲笑讨饭的人，反而对他们多 了一份	尊重和同情。这种朴实的教育，让我知 黑认白，晓得因果报应，懂得敬畏。 还有一次，是1959年的正月十五， 我发现家里过年前蒸的馒头有的长了 白毛，我便随手扔给狗吃，母亲看到后 ，急忙把馒头捡回来看了看，说还能 吃。我说：“扔了吧，一个馒头不就五 分钱吗？”母亲不高兴地说“你说才五 分钱，我说一个馒头从种麦子到收割 磨面做成馒头不容易了。”说着，她把 馒头上的白毛用干毛巾擦掉，放在蒸 笼里蒸一下，到吃馍时我觉得仍有一股 清香。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 富，我逐渐认识到，这件事反映了母亲 与我不同的价值观，母亲是从尊重和珍 惜人的劳动成果的角度看问题，而我却 从物品的市场价值来判断。古人云：“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节约的观 念深深地扎根于我的脑海之中，而今纪 大了，更加惜物，拒绝浪费已成为一种 生活习惯。

什么事物都讲究一个情味；同样是雪，夜雪，或者雪夜，则别有一番风情。

雪夜的滋味，最足的还是乡村，那些古旧的村庄。

临近天黑，农人已经上了灯，村庄氤氲在一片润黄里。大片大片的雪花就落下来了，直直地，砸向地面，刚劲而有力。没有风，悄无声息，一切都在默默中进行。灯，还是煤油灯，真正是一灯如豆。家家的窗口，透出的是暗红的色彩，雪夜中，只是一番依稀的样子，像一扣扣轻点的胭脂。洁白的雪，映着夜空，这个冬夜并不黑暗。可以看到掺杂在落雪中的白烟，一些农家正在做晚饭。烧的是柴草，烟是浓白色的，从烟囱中咕嘟嘟地冒出，很快就被降着的雪压住了，只好停在低空中，笼在村庄的上面，与雪交织在一起，迷离、汗漫、堂皇，交织成一种奇幻的景象。

待到白烟散尽的时候，雪夜竟然显得有些明亮了。这个时候，农家大概已



瑞雪迎春

周友武 摄

新春文化在网络中升华

□沈宏胜	
如今，感觉那时候的年味比较足。如今是物质丰富，应有尽有。餐桌上的盛宴早已超过了从家庭厨房搬到桌上的家宴。更多的人在春节选择了旅游。随着网络信息化的飞速发展，年味在网络微信互动中传递、升华！ 记得，在喜迎猪年的除夕之夜，家人微信亲友团，可以说忙的不亦乐乎。吃罢年夜饭，人人盯着手机抢微信红包。只要红包发出，几秒钟就抢光了。原本定的规矩，抢到红包最多的继续发，后来又改规矩了，抢得最少的继续发。一大家老的、小的齐上阵，微信群里闹个不停。 让人沾沾自喜的，去年迎接新年的除夕之夜，在同学群里发了微信红	新春佳节，家人团聚、亲朋好友相聚。团聚浓缩着亲情、友情；团聚传承着中华民族文化。尽管如此，仍有网友感叹年味淡了。在城里有的城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市场上购物不再像以前那样熙熙攘攘，摩肩接踵。 其实不然，社会在变化。在计划经济物质贫乏的年代里，人们感叹缺的是年货，不缺年味。至今不会忘记的，过了年十五还是一样苦的实情。那时居住在城里的人，家里没有冰箱，购买的蔬菜、肉类等烧熟了以后放在家里用的大木盆里，上面用罩子盖上。在那个年代，气温比较低，菜还能存放。再则，在没有通讯，网络的年代，人与人之间互相走访拜年。也许

□裴东升	
数月以来，无论所欲何为，总觉得茫然无措。就这写作，竟然一个字也憋不出，原有的那种活络的思维似乎骤然间僵住了、冻住了，又像是被什么封住了一般。每思及于此，常颇为困惑，但很快便又释然了。还是遇遇而安吧，既不能为之，又何苦勉为其难呢！于是，琐事之余，便抽出几本旧书读起来，然没几天就兴味索然了。正无以遣愁之际，恰应县诗词协会之约，往千年古道采风，时喜不自胜。寻觅前人足迹，聊发思古幽情，何其悠哉乐哉也！ 是日正是初秋时节，艳阳高照，丝风不起，车内已觉些许闷热，但登临千年古道的热切之情早已飞出窗外。专车在新铺的逶迤起伏的水泥路上七弯八拐，上下沉浮，宛如浪里行舟，又似塞间蛇游。行程渐进，两旁的喧嚣和建筑渐次稀薄。停车之时，倏忽安静。举目望去，便见一山横亘于近前。山不秀，却呈葱葱之色，不高，但透莽苍之风。我来不及看山，跟着向导疾步前行。不一会儿，就见杂草荫蔽的山脚下忽然露出一个五六米宽的豁口，地面隐隐有块石凸现，这便是古道的入口处了。刚往前几步，道路便陡然逼仄，顺着霞光望去，一条石径顺坡而上，仿佛直通云天。转身一看，方知此地乃是一个山窝窝，弹丸之地也。 古道位于无为县牛埠镇境内嘞岭口山，因其自山巅往两翼山脚长度分别约为七、八公里，故而素有“上七下八”一说；其宽则不足两米，右侧数步	之外便是深沟大涧，可见其险；而自山脚至山巅垂直高度凡400米，又深感其陡。当地政府为展其风貌，不久前便遣人工标出路线，剪开杂草。大约未及清理，道上偶见砂土淤覆，但依然可见其多为麻石铺筑，且严丝密缝，层次分明。砂土之上常常竹荏如刀，石缝之间每野草如鞭。 概千年之前，此地住有二十几户山民，土墙草顶，木栅篱门，抬头是一线长空，举步是如屏山崩，山外的风透不进来，山里的炊烟冒不出去；要去赶集，得等个大晴天，天麻麻亮就起床，出门百余米就开始穿荆钻棘，攀岩擦蔓，回家时日头常已偏西；闺女出嫁，也得淡妆草履，徒步大半天！其时，这里可谓十足的与世隔绝的生存环境。 为走出困境，寻觅出路，山民们常常望着星星想啊，想啊，背着太阳叹啊，叹啊，如斯日起日落，年复一年！终于，一个宏伟的计划破茧而出：开山筑路，走出去！说干就干！这是勤劳、憨实而又不甘的山里人固有的性格。于是乎，农事之余，山民们便扎紧腰身，持斧持锯，走进山里，走向山上，披荆斩棘，伐木斫竹，便是于葳蕤之间切开一缝，又就地择以块石，或挑、或背、或抬至山脚，随即便一块、一块地拼上去，一级一级地地向上去。如此披星戴月，栉风沐雨，历经十余载，终于将一条石径翻山而过，伸向外面的世界。不久，牛车赶过山了，土产卖出山了，大花轿抬进山了，货郎鼓摇进山

经吃过晚饭了。灯，依旧亮着，色彩变得浓了些，那一扣扣的“胭脂”，不再依稀。这样的夜晚，总会是闲散的，也会是热闹的，乡下人叫“捂冬”，那个“捂”字，真是有着异常饱满的意趣。饭桌放在炕头上，炕头是热的，孩子们就围在饭桌旁，支颐，仰首，望着讲故事的那个人，时不时发出咿咿的笑声。讲故事的那个人，也许是一位老人，是孩子们的爷爷——他用自己的一生，积累着故事。他的手中，总是持着一杆长烟袋，烟锅是一种紫红色，熟铜制作的，红得透彻，红的深入，让人觉得日子的深厚，岁月的艰深；烟杆是竹制的，原本浅黄的色彩，已然变得深暗而油亮。 烟锅中的火忽明忽暗，闪烁出一种鬼魅般的诱惑。老人口中滋滋啦啦地吸着，一锅烟吸尽了，那个故事却还没有讲完，他会让孩子们再给他装上一锅烟丝，用火捻子点上，然后继续他的故事。孩子们是喜欢做这种事情的，不仅是因为故事，还因为这里面充

□路来森

满了无穷的乐趣，一个孩子，为老人点烟，总会是一件有趣的事情的。那种趣味是无法言说的，能让人享受到某种粘稠的快感。烟葫芦就放在一边，铜质的烟锅，伸进烟葫芦里，跟着是一阵呛人的辣烟味，随之打一个喷嚏，那才叫做有味道呢！故事正在讲着，老人忽然停住了，问一句：“外面还下雪吗？”孩子们赶紧推开门窗，呀，门外已是白雪茫茫。

这样短的一段时间，雪，已经将村庄覆盖了。

村庄，完全进入一种沉寂状态，那一村一野的雪，漫漫地涌着，暗哑无声，有一种来自远古的空寂。

灯火已熄，雪，还在沸沸扬扬地下着，街道上、房顶上、庭院里，已积了厚厚的一层。粉白的雪，映亮，清冷着村庄。偶或会有犬吠声响起，在这个寂静的夜里，格外的嘹亮和刺耳，仿佛那每一片雪花，都成了发音的簧片。犬的吠声，会惊醒一些正在熟睡的人，比如一位村妇。她

翻转了一下身子，睡意尚在朦胧着，却把耳朵拉得很长，她用心地听着，极力去辨别犬吠的源处。那样的犬吠声，会让她想到某一位风雪夜归人，那个人正踮雪，趑趄趑趄地走着，奔向他温暖的家。她便不期然地为他生出几分担心。或者她想到了村头自己家的柴草垛，会不会被积雪压倒了？也许，这个时候，巷子里就真的传出了脚步声，人踏在雪地上，脚步有些沉闷，不过仍然能听得出，她会追着这种声音，追出很远很远……

一种幽秘、神异的情绪就笼上了她的心头，她情不自禁地抬头望向窗口，窗口是昨天刚贴上的洁白的道林纸，夜里，也还是白白的，洁白的窗纸外面，是雪的白……

她看到的是茫然的雪夜——莹洁、饱满、迷幻，甚至于滚烫。

夜沉沉，雪莹莹，莹莹的雪变成了一床暖暖的被，她在暖被下做梦，那梦，好甜，好香……

父母在,已远游

□张明辉	
大学毕业，离家千里的我，给了父母一项极为折腾而又不得不为之的苦差事：年年岁岁跋涉在我所在的这座南方小城与老家之间。特别是我成家以后，他们的这项差事就更沉重了，每年按固定的时间、沿固定的路线来回奔波，像极了时而南飞、时而北归的候鸟。漫长的铁路线，见证了父母给予儿子的特别的爱；一张张火车票，承载着父母对儿子永远放心不下的牵挂。	

可怜天下父母心！我粗略一算，十年来，按照每年三趟来算，他们的行程超过三万公里。这是比较保守的估算了，大宝出生后，父母每年至少往返三四趟，多则五六趟。3万公里！这个数字着实让我大吃一惊，——赤道周长也不过四万公里多一点罢了。而且用不了多久，父母的行程就会超越它。要知道，在未通高铁的日子里，从老家到这座小城，中途需要转乘一次，累计时长超过20小时，还是大费周折的。现在即便有了高铁，再不需要转乘，乘车环境也舒适了许多，但单程走下来也需要七八个小时，对已近六十岁的人来说，仍算不上是轻松的任务。

更为艰难的，是父母始终面临着两头都是事、里外难抽身的两难境地，家中的老辈需要他们，这面的小辈也需要他们。他们被夹在中间，哪一方都难以割舍下。我不知道父母可曾埋怨过他们。无论是读大学，还是择业、择偶，他们都给了我自由飞翔的权利。这么多年来，由于离家远，回家次数少之又少，老家那边的事，对我来说都是急在心里却爱莫能助。有时候我似乎也也能感觉到父母或多或少有一些抱怨，抱怨我离家有些远了，但往往都是话到嘴边、欲言又止了，他们只希望儿子在这里过得快乐、顺心。苦，他们自己忍着；烦恼，他们深深埋心底。

“时光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父母在年复一年的奔波中逐渐老去，转瞬间也到了“耳顺”之年，皱纹、白发日新多了起来。“父母在，不远游”，而对于膝下已有一对儿女的我，现在难再改变已经远游的现实。猪年春节，《人民日报》刊载的一篇题为“后备箱里沉甸甸的爱”的文章，写出了游子临别时的场景：哪一位父母不是将土特产往儿女汽车后备箱里塞了又塞，总感觉塞不完。读后，感同身受的我备受感动、沉吟许久。其实类似的场景，老早就我身边司空见惯的事了，只是我的这份感情迟来了太久太久。每次父母从老家来，行李包永远都是满满的、重重的，满得不能再塞进任何东西，重得不能再增加一点分量。即使路途再远、再周折，他们总想着再多塞进去一些。因为它的重量代表了儿子在他们心中的分量：永远是最重的。

这么多年，我一直沉溺在父母不求回报的爱中，似乎把父母的无止境付出，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了。我和父母之间，就像是一个永远无法平衡的爱天平，我这端的砝码轻而少，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而他们那端的砝码又大又重，难以衡量的。他们所给予的爱，没有因路途遥远而减弱一分，相反像候鸟迁徙一样的父母，却给了我更多特殊、更加珍贵的爱，书写了与众不同的爱的故事。他们每多跑一次，对我的爱就更加深一层，而之于我，愧疚感便加重一分。

最近，和单位里一位儿子上高中的老哥聊起来育儿经。他说现在的孩子们把父母的付出当成了理所当然，一点不懂事，缺了感恩之情，建议我不能给宝宝养成这种习惯。我突然觉得他的话犹如醍醐，一下子清醒了我。这哪儿是在说宝宝们，分明是在说我啊！原来我一直就是这样的一个个宝！